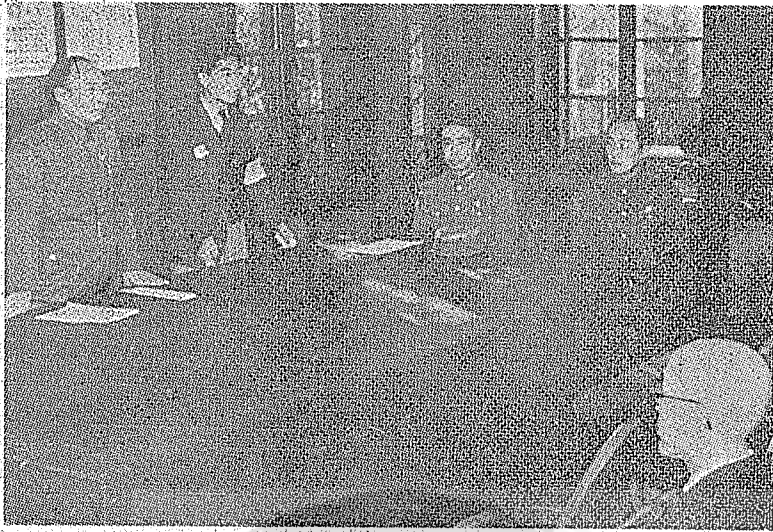


# 湯恩伯的一生(二)

孫 運 開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湯恩伯(左一)主持上海受降對日人宣佈政府寬大政策時留影。

湯恩伯曾經利用演講的機會，發表他對游擊隊的宏論，他以為游擊戰有三個原則：①牽制優勢之敵。②打擊同等力量之敵。③殲滅劣勢之敵。

八個要訣：①計劃要綿密。②準備要週到。③戰意要堅決。④戰機要看準。⑤掌握要確實。⑥企圖要秘密。⑦行動要敏捷。⑧戰鬥要果決。

根據這些原則和要訣，參照他自己練兵的心得，他特地編成五句口號，要大家熟記，切實運用：①看得準(明瞭情況，看準機會)②藏得穩(祕密企圖及行動)③抓得緊(確實掌握部隊)④來得快(行動飄忽，動作迅速)⑤打得猛(手段凶狠，盡力猛打)

對於游擊戰的實際動作，當時(民國廿八年)他就提到：「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圍我散，敵散我聚」等戰法了。

最後，他歸結游擊戰「重智取不重力奪，集小勝為大勝，無一定模式，必須隨機應變，必須與正規戰配合」。

由於湯恩伯至性至情的作風和真知實學的修養，使葉劍英等共幹深深敬服，不但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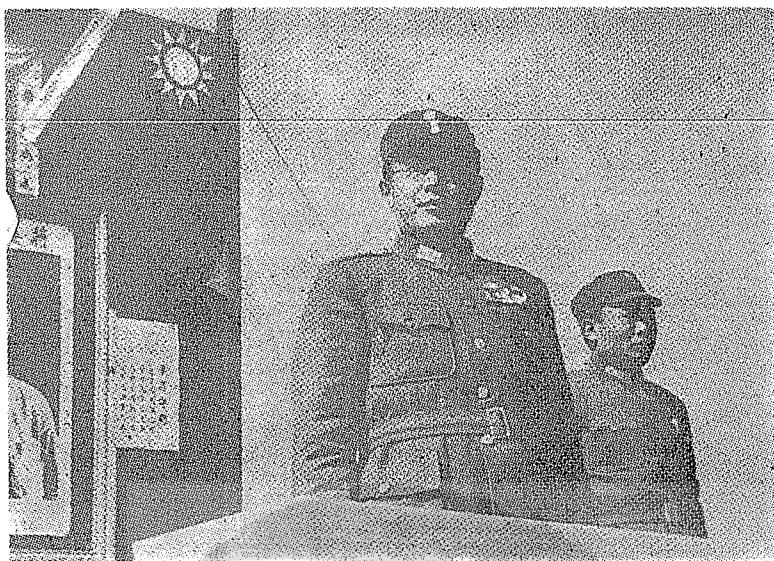
有從事分化鬥爭等活動，反而實際合作的想辦法此一訓練。甚至當湯再度奉令赴前線督師抗敵，不得不離班之時，葉劍英在歡送場合居然激動得流出一眶熱淚，說出由衷感佩的話頭。

## 四省邊區固若金湯

民國廿八年五月，敵軍為鞏固武漢防衛，消滅我野戰軍，特調集五個師團，騎兵一個旅團，戰車一個聯隊，分從荊鍾，襄花兩路向我進犯；我襄陽與棗陽的交通，被其截斷。湯軍(十三、八十五軍)位於桐柏山、鹿頭鎮一帶，與右翼友軍失去聯繫。敵軍長驅直入，陷唐河，向右迴旋，企圖包圍湯軍於戰場，一舉消滅。當時情勢危急，幸而湯恩伯由南岳趕到前線，從容佈署，以一部伴攻當面之敵，而集結主力於桐柏、唐河之間，猛衝突圍，轉進至泌陽地區後，突然轉方向，以奇襲方式，猛攻唐河敵軍。敵軍出乎意料，損失過鉅，被迫回竄。我各路大軍，乘勢協同反守為攻，分頭追擊，遂得恢復原態勢，獲致隨聚會戰的勝利。

當時，電信一度中斷，蔣委員長深以湯的安全為慮；及至捷報馳傳，大為快慰；曾親電慰勉，關懷逾恆。

民國廿九年宜棗會戰，卅年豫南會戰，湯再先後指揮第十三、八十五、廿九、第二、七十五、九十二等各軍，轉戰於鄂北、豫南、機動制敵；尤以湖陽鎮一役，幾使敵卅四師團的篠野重夫部隊嘗到片甲不同的慘敗苦果。



湯恩伯（右）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參加受降典禮時留影，左為何應欽將軍。

民國卅年，中共藉抗日戰爭兼併壯大，背叛中央的陰謀日益顯露，行動也日益激烈。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為其出沒發展之地；加以敵軍窺伺，情勢相當危殆。於是，中央設置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發表湯恩伯為總司令兼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旋再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授予整飭四省邊區、抗敵防匪的艱鉅重任。

湯就任伊始，正共軍陳毅部屢次在平漢路以東襲擊我騎兵第二軍之時。他乃抽調第廿九軍馳援，並且親赴皖北督勦，防廣兵單，苦撐良久；始克擊退犯匪，安定地方。嗣將逐次轉來轄區聽其指揮的部隊，力加整頓，先後編組為第十五、十九、廿八、三個集團軍（分由何柱國、陳大慶、李仙洲任總指揮），加上原來的卅一集團軍（王仲廉任總指揮）；共廿五個師又三個旅。

為了發揮邊區的總體戰力，除了完成各種黨政措施以外；還特別本着便民的立場，為地方解決實際問題，如普遍的修築交通公路，修築河南花園口到淮河數百里的堤防，建立戰時中學及邊區政治學院，收容中學學生三萬餘人，大專學生數千人，訓練由敵人勢力之下逃出來的朝鮮青年數百人以及誤入歧途的智識青年數千人。再如肅清政治貪污，解決惡霸豪劣，甚至下令全軍每月節食三日，結餘數百萬斤食糧，救濟旱災蝗災；都是膾炙人口的創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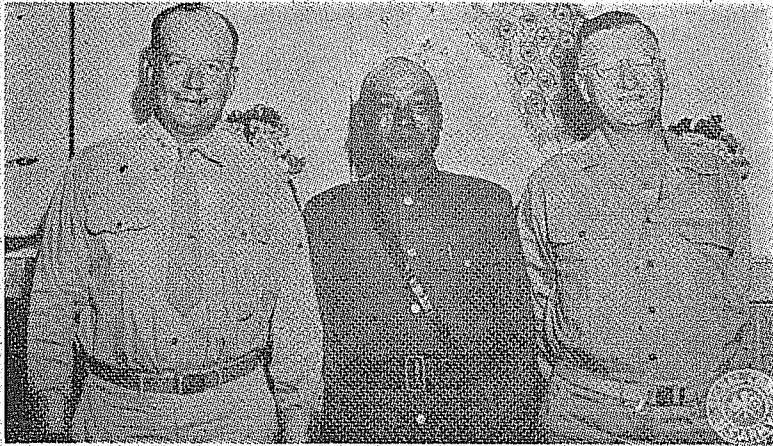
自此，四省邊區，固若金湯，共軍斂跡，敵軍也不敢輕舉妄動。湯恩伯一身繫中原之安危，成地千里，統兵數十萬，東可支援蘇、魯，西可策應鄂、豫；負荷之鉅，處境之艱，未嘗不勞心焦思，戒慎恐懼。但也不免遭受敵軍和共軍之忌。敵軍忌他，怕他隨時發動機動性攻擊；同時不消滅他不能進擾中原，打通平漢路。共軍忌他，不排除他，無法得志中原，向國民黨反攻。敵軍等待機會和他打硬仗，共軍則暗中搞陰謀破壞，破壞他的聲譽和軍民的信任，甚至輸送情報給敵軍；加重敵軍對他的壓力，想藉敵軍之手，來達到消滅湯的力量，好讓他們達到乘虛在中原發展的目的。於是，他成為敵軍和共黨交相攻擊的目標。

### 中原會戰敗而不餒

民國卅二年，敵軍在海上的優勢逐漸消失，對漫長的南洋海上交通，發生恐慌，同時自美軍在華增強空中活動後，敵軍在長江的補給線也頗受威脅；於是有了「打通大陸路線」的構想，計議自次年春開始進攻，佔領並確保平漢南段、及湘桂、粵漢鐵路的主要區域，覆滅我空軍基地，扼殺我空軍活動；以維持其在大陸上的南北交通運輸的暢通無阻，並發生取代海洋聯繫南洋的作用。

敵軍用以進攻平漢南路的主力，為來自河北及豫東一帶的十二軍，共三個步兵師團、一個戰車師團、四個獨立旅團、一個騎兵旅團；（約十萬八千人，其中部份機動部隊，係自東北抽調

的生力軍)和來自武漢的第十一軍部份策應部隊。湯恩伯爲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對此緊張局勢曾建議於麥熟及黃河春汛正盛之時，襲攻開封、新鄉、中牟，先發制人。但因南邊武漢地區敵



湯恩伯(中)民國三十四年在柳州與美軍在華作戰司令官及參謀長合影。

軍亦有竄動跡象，所以此計議未及實施；而牽制情況，分兵部署於平漢沿線要地，敵軍發動攻勢之先，湯適奉召在渝，預定赴印參觀中美訓練。中途聞警返汴；而敵已于民國卅三年四月十七日，自黃河鐵橋及中牟方面發動強大攻勢。

當時，我軍分散，變更部署勢不可能，湯乃下令各部就地嚴密防守，遲滯敵軍前進；再覓戰機，側擊破敵。無如敵自東北調來機械化部隊，進展神速，銳不可當，我軍限於裝備戰法，一時無克制之方，以致各軍之間的連絡，爲其衝突截斷，而有處處受敵之虞。湯恩伯自率第十三、八十五兩軍，利用開封一帶既設陣地，與敵軍激戰兼旬，將敵第一零一師團擊潰，乘勝追擊到密縣，可是，敵軍一面自山西再抽調生力軍會攻洛陽，一面自信陽北上，與自許昌南下之敵會師西平，打通平漢鐵路南段。戰局發展，已非他迂迴側擊所可挽回；乃奉令確保伏牛山區。於是，他下令各部分別轉進，重新部署。

本戰役，雖說是整個第一戰區的責任，而非湯恩伯個人所可左右；雖說湯軍主力，並未破敵軍捕捉，敵軍死傷人數比湯軍爲多。(根據日軍記錄，曾有如下的片斷記載)：

「……雖以機動之裝甲第三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超越強攻至臨汝，終未能捕捉戰意頑強之湯兵團主力，而被向大營及長水鎮方向退去……」

「……據報卅一集團軍各部，竟已在豫西逐次集結，整頓態勢……我軍之作戰目的，始終未能達成。」

然而，此一戰役，我軍失去鄭州、許昌、洛陽、西平各重要據點；被敵軍打通平漢鐵路線南段。不能不算是一次重大的敗挫。尤其對湯恩伯而言，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打擊，問題比較複雜，並不限於戰術與戰鬥。

就軍事觀點說，在不利的情況下，能够保持有生力量，待機反攻，是爲上策。然而，河南人民，數年來倚湯爲長城，當時正當麥熟，很希望國軍能像防守台兒莊一樣的堅守要點，掩護他們安全收穫。由於此一願望未能達成，以致一般輿論，對湯不滿。加以中共黨徒，惡意破壞中傷，對湯過去有關發揮總體戰效能的種種措施，極盡歪曲污蔑的能事。甚至有人責備他不該做事太多。當時，誠有「謗滿天下」的況味。可是，他毫無怨尤，不加辯解；惟有深自惕勵，痛加檢討，以待來茲。

他曾于當年八月十三日，命令所屬開「中原大戰檢討會」，切實檢討本身缺失；一連三天他自己每天都有語重心長的講話。並且于八月廿日，再手諭所屬：

「……同志們！我們聽够了外面的批評和攻擊，也受够譏笑和侮辱，誰說是人心澆薄，這都是我們自己造就的惡果！

軍人唯一的光榮，是戰鬥的勝利。今天我們失敗了，還有什麼話可說。不怕你以前件件都是真理，也不能不被否定了。

我們良心未死，熱血未乾，應該很坦白勇敢的承認自己的過錯，找出自己的缺點，

痛下一番反省的工夫，將來戰鬥的機會正多，我相信我們不致一敗再敗的。同志們，覺悟吧，努力罷！我目前對大家唯一的要求，是努力反省，改過自新，報仇雪恥。



民國三十六年湯恩伯將軍（前排正中）主持第二線兵團訓練與軍官團同仁合影。

誠意正心修身，是治國平天下的唯一素養和手段。我們此次的失敗，就是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的緣故；思想腐化、生活墮落的幹部，尚能治軍作戰嗎？實在痛心。今後如何正心誠意，如何修身；是我們必須每天再三反省的課題。

最後，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要求大家克己、自立、自強。」

全軍上下，受他的精誠感召，莫不發奮圖強，誓雪此恥。因此，經過短期整頓，復成勁旅；而為多難的國家，担负更緊要的作戰任務，獲致輝煌戰果。

### 臨危受命反攻桂柳

敵軍打通大陸路線的戰役，至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已由湖南沿粵漢路打到廣西，再沿黔桂鐵路線急進，十二月一日侵入黔省，繼續北竄，陷獨山，威脅貴陽。一時情勢緊張，重慶震動。中央除派何應欽將軍前往貴陽鎮定人心外；並即發表湯恩伯為黔桂湘邊區總司令，責成其剋日赴前線，肩負指揮作戰任務，嚴阻敵軍再次深入。湯臨危受命，先隻身赴調；並催促赴調在途的第十三、廿九、九、九十八等軍兼程前進。（另中央並自滇緬戰場空運新六軍部份部隊回國）。在貴陽，他遇到正在辦理緊急救濟難民的社會部長谷正綱，談起當時情勢。谷問他：

「在此危急局勢中，你將如何以現有的少數殘廢之師，和日軍作戰；以達成抗禦強敵屏障陪都的任務？」

他堅決的回答：

「依我的看法，敵人不敵深入。如敵人再直趨貴陽，以今天我指揮的兵力和士氣來說，是有困難。但我必須竭盡可能，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激勵同仇敵愾的士氣，與敵人拼鬥到底，以盡革命軍人的天職。」

當時，谷相當欽佩他的忠義精神；即表示願與他共同努力奮鬥。

等到各地援軍大集，他即下令張雪中軍阻擊敵軍於都勻正面，孫元良軍迂迴敵後，一戰而阻敵攻勢。敵軍被迫放棄獨山，撤出黔境，一直退到桂西河池，才穩住陣腳。

先是，為改善我軍的裝備與補給，我國曾與美國協商美援及部隊整編問題；是年冬，獲致協議。我國乃于十二月廿五日成立陸軍總司令部于昆明，任何應欽將軍為總司令，下轄四個方面軍，接受美式武器裝備，加強後勤設施，士氣戰力均大為提高，湯恩伯受任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統轄十四個新裝備的步兵師和若干砲兵部隊。

民國卅四年四月，敵軍作最後蠢動，攻擊我湘西芷江空軍基地，被我軍擊潰，我軍乘勢反攻桂柳，並計劃進一步攻略廣州。當以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為主力，一部沿桂穗公路，翻越越城嶺山脈攻桂林，另一部沿湘桂路直取柳州；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則以一部兵力出都陽山脈攻南寧。

南邊一路，于五月廿六日攻克南寧，將敵軍驅出龍州國境之外；一面收復桂平、武宣，肅清兩江敵軍，進迫柳州。

中間一路為主攻，于五月廿日克河池，但于六月初進展到宜山時，遭遇敵軍極頑強的抵抗，形成激烈的拉鋸戰。湯恩伯親臨前線指揮，鼓舞士氣，美我空軍也飛臨助戰，戴笠所兼領的軍委會別動軍第七、第十兩縱隊，甫接受美式訓練裝備完成，也馳往戰場，側擊敵後，破壞交通。敵軍不支，于十四日潰退柳州。湯軍揮師續進，于廿九日再克柳州。

湯恩伯爲了不讓敵軍有喘息整備的時機，當決定迅即由柳州沿桂柳公路和鐵道，分路進攻桂林；並下令原由北邊翻越越城嶺的一路，繼續加強攻勢。

各路大軍，自七月初分道併進，北路之師越過越城嶺後，分兵攻擊金州、新安、義寧；于廿六日克義寧。正面沿鐵路進攻之師，于廿四日克永福，沿公路之師，也同日攻克陽朔。廿七日，各路大軍迫近桂林城郊，敵軍由金縣、新安一帶一再反攻，尚圖滅除側後威脅，死守桂林；但我軍擊退，而別動軍第七縱隊也乘夜一度襲佔桂林與衡陽間的重要城市祁陽；使敵軍倉惶失措，不得不于廿八日放棄桂林，狼狽逃走。

何應欽總司令，已策訂反攻廣州計劃，湯軍仍爲進攻主力，正部署間，敵軍宣告無條件投降。

### 京滬受降以德報怨

敵軍投降，湯恩伯接受一項非常光榮的任務，主持京、滬地區的受降。當他于九月八日，自柳州乘飛機抵上海，坐敞蓬汽車在市區作凱旋式

的巡行時，誠爲他一生中最難得也最幸運的際遇。蔣委員長對日軍投降官兵，採取以德報怨政策，寬大懷柔，用意深遠。但戰爭剛結束，日軍殘虐我軍民同胞的血腥猶在；所以如何秉承此一偉大旨意，澈底奉行，避免國人比較激憤的干擾；是件難辦的事。

湯恩伯以最大的忠誠，執行此一政策，獲得上海市民的充份合作。當時，集中上海候輪遣返日本的戰俘與僑民，超過八十五萬人。他下令設立一個「日僑管理處」，對上海日僑集中居住地區虹口秩序的維持，多所注意督率。在嚴寒侵襲下，照顧他們的衣食醫療，甚至關切到兒童教育問題。他曾再三的告誡主持遣俘的部屬說：

「無論日俘或日僑，都是戰爭中無辜的受害者。在國破家亡之餘，我們需早些送他們回去，開始重建工作，莫使流落異域。」當日軍第十三軍高級將校廿餘人，由上海被遣送回日本時，他特別致詞送別，曾提起：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望，互成犄角，人爲同種，文爲同文，合則共存，分必同亡。八年血戰，而今兩敗俱傷，痛定思痛，我兄弟應抱頭痛哭。今日棄干戈而送君回去，他年當迎君懷玉帛以重來！」

語重心長，使許多日本軍官感動了痛哭流涕。前日軍駐華總司令岡村寧次，曾于一九五一年在日本某一次歡迎湯恩伯的場合，發表當年湯對日俘種種寬大的祕密，茲節略如下：

「凡是敗北投降的軍隊，在解除武裝時，都應該將將校、士官、士兵，分別收容，受俘虜的處置，這是國際上的慣例，然而，當時在中國，却把我們當作徒手官兵處置，武器雖然繳出了；但仍保持着軍隊的形式，直到返國爲止。同時又承認我的指揮權。爲便利我行使指揮權，更將通信機件、飛機、汽車、單車等交通器物，在某一時期，全部貸與。因此遣返工作，進行極爲迅速與順利。當時我國（日本）在國外軍民約五百萬；其中在中國者約二百萬。此二百萬軍民，不到一年，幾已全部返國。經過上海者約八十五萬，全都是湯恩伯將軍的幫忙。」

「湯將軍曾下令說：『日本人所持有的國寶級的書畫、古董、刀劍等寶物，應行全部包紮，向本司令部提出。因在中國方面，比本人的地位更高的人甚多，此等寶物，殊爲麻煩，故準備將其集中一處，建一博物館將其陳列，一則以防散失，再則俟將來日本人歸來時，以便返還其本人』，是時即以西本願寺作爲陳列此類寶物的博物館；同時，又將安置了的遺骨，全部集中館內，加以嚴密的監視。」

「當時日人所遭遇的難題，層出不窮，但湯將軍終於依照日本方面的希望予以解決；便在上海居住的十五萬日人，至乘船返國之日爲止，均十分安全。」

「在遣返開始時，關於攜帶行李的限制量，美國方面主張每人祇許攜帶十五公斤，

中國方面則主張可攜帶五十公斤，最後折中爲卅公斤。就卅公斤來說，足以裝滿柳條包一個。當時又由直屬湯將軍的參謀林日落和龍佐良兩少將，直接向湯晉言，准予將舖蓋捲和食糧另外攜帶，不在卅公斤之內；當獲湯將軍許可。單就廿四萬日僑所攜帶的被褥來說，在當時的日本，可算是幸事了。當時大家都說，由上海回國的日本人最幸福。其故不外乎此。

「湯將軍自始即主張：日本戰犯，只懲處代表的人物若干名，其他全部不應問其罪責；但後來爲了種種關係，達到一千餘名戰犯，此後他仍然不斷主張減免其刑。到了九四八年十一月，又向蔣總統直陳，終於決定將全體戰犯釋放……後來中日和平條約成立，其中規定將日本戰犯全部釋放，其淵源實來自湯恩伯將軍的絕大同情」。

民國卅五年四月，遣返日俘告一段落，湯奉命出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兼第一綏靖區司令官，自上海移駐無錫，七月，升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首都衛戍司令官。

### 堅持忠節保衛淞滬

民國卅六年春，奉命指揮魯南軍事，不一月，連克費縣、蒙陰，俘匪逾萬，斬獲尤多。正準備乘勝向莒縣、沂水挺進，却逢陳毅匪部圍攻我整七十四師張靈甫部於孟良崗，湯揮軍從外線迂迴急救不及；張軍全部犧牲。他遂毅然引咎辭職，不稍辯解。惟基於經驗教訓，主張此後戡亂軍

事，應分層負責；尤須集結主力，以遂求殲滅匪軍的野戰軍的主要目標；而不必過份重視一城一池的得失。七月，代理陸軍總司令，編練第二線兵團。次年，調任衢州綏靖主任。屏障閩浙。民國卅七年冬，戡亂戰事逆轉，匪軍威脅長江，他再次臨危受命，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鎮攝東南，負責保衛江南精華之地。

民國卅八年一月，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政府頓失重心。和談之說，甚置塵上，甚至有人主張在上海和談；民士心氣，相當消沉，但湯恩伯對是非順逆，看得非常清楚，表現得也最堅決。曾經直接間接的公開宣稱：

「如果李宗仁代總統要舉行所謂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到南京、上海來開會」。

「李代總統如要向共黨投降，我們不能負他的安全責任」。

南京撤守之前，在一次重要會議中，辯論共匪所提和談條件，動搖份子還想討價還價；湯恩伯即席凜然表示：

「這根本不是什麼談和條件，而是一紙投降的通牒。如果你們要談的話……我走了」。

說完，掉頭不顧而去。由於他手握重兵，一再堅決反對和談，對李宗仁的亂命，不予理會；才無形中影響了「和談」，使其成爲毫無結果的醜劇，而爲黨國撐持一分「時窮節見」的氣節。共匪深知湯恩伯的將才，如欲以武力奪取江

南，勢必付出極高的代價；於是想用利誘方式，作瓦解之計。先是，當湯恩伯早歲留學日本之時，苦於難籌學費，曾求助於從未相識的浙江第一師師長陳儀，陳儀慷慨允諾，此後一直保持聯繫，有「親如父子」的情誼。共匪利用此一關係，透過陳儀（浙江省政府主席）向湯提出優厚的「和平」條件，如湯接受，則可身爲紅朝新貴，匪軍可以兵不血刃底定江南。湯立即向在奉化的蔣總裁報告，並於二月廿一日將陳儀逮捕。以果敢的行動，顯見其「大義滅親」的凜然正氣。

湯恩伯深知共匪必將渡江南犯，搞「和談」詭計，是爲了拖延時間。所以他自始即從軍事上作固守江防的打算。

然而，江防千里，防廣兵單，可用的兵力，祇有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和一些預期由東北、山東、淮河流域轉進歸來的部隊，無法處處設防，必需形成重點，並且要預作萬一江防不守的次一步行動計劃。所以他主張憑藉淞滬既設陣地打擊匪軍。爭取時間，轉運上海物資，充實台灣。但當時李代總統的軍事當局，却堅主以皖南爲重心，向富春江、仙霞嶺轉進，逐次阻擊南侵的匪軍。他以為皖南交通不便，不利大軍行動，徐州轉進一蹶不振，前車可鑒，堅持不可；但未蒙採納。當部隊正在變更部署之時，匪軍乘隙于四月下旬由蕪湖以西渡江進犯，江陰也相繼不保；向皖南一帶集中的大軍受到巨大損失。他迅即統率下游江防部隊，依其預定計劃，轉進淞滬，作保衛上海的部署。

（下期續完）